

病中談「病」

果 厂

有生卽有煩惱，疾病不過煩惱之著乎形式者，然落魄人於此蓋尤不堪，黃仲則「途中遵病愴然有懷」可爲代表：

搖曳身隨百丈牽，短檠高照病無眠，去家已過三千里，墮地今將二十年，事有難言天似海，魂應盡化月爲煙！調廢量水人誰在？况值傾囊無一錢！

所說皆卽目前景物，並未隸事用典，而動人力量，絕不在「如此星辰非昨夜」之下者，正因此情更覺戀愛的事爲普遍易曉耳。遠客在外三千里，雖亦有所謂俸錢也者，其實與黃君之傾囊相去無幾，自四月四日兒童節起，一連偃臥五日，「搖曳」中不禁憶起如此之詩，於是乃格外生一層說不出的感觸。

幼年時很喜歡以病爲撒嬌的機會，平常總是嚴肅的父母，一聽見子女健康有問題也要添出幾倍的愛撫來。弄到現在一感覺不合適就要喊一聲「媽呀」！大約就是兒童時習慣之遺留，不單是我，人人全是一樣的。上中學時離家遠了，交通既不便，我非到寒暑假往往是不回家的，一有病痛，除獨對短檠之外，實無

可告語，你要知道，將疾痛告訴了別人，取得別人的關心，這在病者，好像就有了安慰。然而同學都上晚自習去，且彼此不相熟，也很不情願說出自己有病，蓋在有交誼有感情的人前說，固可惹人憐惜，若不是這種關係，却引起人家的訕笑與討厭，也是最要考慮的。到了頭痛得最厲害或發燒太凶的時候，多半還是掙扎起來給父母一封信，敘述着目下的苦况，無疑的，這便是代替了那「媽呀」的呼聲，可是當第二天或第三天人已好了，照樣跳跳蹦蹦的在操場上時，作媽媽的却正對着剛剛寄到的信在垂淚，和父親商量該派什麼人去看看孩子，和應當帶上什麼東西之類，如此一星期之內，定會見到家裏派來的長工，年青人反而爲此發起脾氣來，「我早就好了，誰讓你來的？家裏真是小題大作！東西拿回去，我不要！」臉上訕訕的走出「學生會客室」，倒弄得長工摸不清頭腦。如今這事相隔二十多年了，在發高度熱的昏睡中，不時還有這許多影子在眼前朦朧的跑來跑去，一清醒過來，分外有些空虛。

但中國人即不免把病當作閒情逸致之一，名士與美人，尤不能不按時而「多愁多病」。只看看宋人詞句，不是「顰眉」就是「腸斷」，不是「消瘦」定是「無眠」，就可證明。有人說中國文字不是長於敘事的，而是長於抒情的，所抒的情，是什麼，我約略統計起來，總是離情別緒居多，而屬於男女相思的別離，尤其是才人筆端的家常便飯，要想點染此情此緒的難於禁受，只有把病字強調起來，以使別離的苦更具體的顯現在一般人面前，在修詞上這也許是屬於「夸大格」的。可是能夠迴腸蕩氣的作品，大半還是仗了病字的力量。好些人都罵這是不健康的現象，以為像這樣無病呻吟的文章大可拉雜摧燒，然吾意以為倒也不妨隨他去，蓋感情這種東西，根本是病態的，假使太健康了，反而讓人看了是不近人情，譬如看西廂記十里長亭而分毫無動於中甚至罵張生雙文太兒女子氣，亦是說不過去的。殘忍與同情之判，相去極小，雖然末流會距離甚遠，其實在心的出發點只一線之差耳。人大抵是應該人道一點，不能相會而非以病來點染心情豈不重可哀乎？則吾人固不願將天下痴兒女盡罵為沒出息，其理由原也說得過去了。且雅人也者，對於病又有一種趣味的看法，那就是因病得閒是。藥本

是不好吃下去的，但紅樓夢中寶玉反把黛玉房裏的藥香作為難得的雋永，又如浮生六記裏也把病裏光陰禮讚得特別有情致，中國士大夫很喜歡把不藝術的東西看成藝術，病與愁殆均其一端也。這裏我想也有一點潛在的原因，那就是士大夫階級平時的生涯太呆板嚴肅，缺乏了實生活的趣味與動力，迫不得已，只有在這些時候覓一發洩的機會，恰如佛羅德講精神分析的 Libido，遲早必覓一出路以資宣洩一般。譚瀏陽在「仁學」裏所講的兒女關係不宜過於神祕，何嘗不是如此說法。最近曾見知堂先生，他說中國自古是民主的思想，所以皇帝的生活并不像我們想象那麼暇逸，因而許由務光之流，竟會視皇帝如敝屣，直到最近，有人在北京會見一度作過太子的「大阿哥」，向他訪問當年宮掖情形，他說當皇帝是頂沒意思的，每天早晨三點鐘就要起床，讓太監領到這裏領到那裏，不是叩頭，便是行禮，所與眾人不同的，只是什麼都可以隨便索要而已，這許多話實可以代表中國理想的官吏生活，幾乎完全為型式的禁欲的了，苟不為是，一定會成為昏君與亂臣。沉潛在聖經賢傳的擺面孔空氣裏，不容不藉病發揮一下自家的情感，南宋以來的道學家，多為詞林能手，憂國憂民之餘，還要自己的感

情跑跑野馬，這也是需要後人的了解與原諒的。故普通批評中國文學病態的色彩太濃厚爲欠健康云云，我則覺得健康內感情根本不在乎病與不病，中國號稱東亞病夫，其病原不指多情的病，而是說我們的禁慾式清道徒生活，根本不會有什麼健康合理的機構耳。

看紅樓夢因而自疑爲寶黛者也很多，本無所謂，而亦「黯黯愁侵骨，慊慊病影成」起來，真是有點肉麻。其實這多半是沒有經過男女正常關係的青年之變態，我所看到大部正在爽朗的變愛之中男女們，反而沒有這種現象，也可見禁閉式的教養法之不甚得體矣。D·H·勞崙斯在「查泰來夫人之情人」一書裏罵英國紳士的生殖器都是僵乾的，他們只是夜禮服的架子，所以健康而感到需要的年青查泰來夫人，只好同野獸一樣的麥洛士在疾雨中裸體追逐於密林中了。委屈而不得正當發育的性生活，轉變成愁悶與病象，此乃中國美人多病的最具體的原因，且亦最不容氣最不含蓄的解釋法。然我覺得是這樣，要含蓄也含蓄不來的。同時，中國詩歌之獨多抒情之作，正是爲了此力量之昇華，敘事實直，有不可能者，皆由是宣之，朱淑真李清照殆均有若干的不滿與要求而云然也。

野馬跑得遠了，還是回到病痛的本身來吧。對於

一個平時很康壯的人，疾病的襲來真如雷霆萬鈞，可以立即昏厥。即如我個人，十五年來，幾乎沒有害過什麼病，我常是自詡爲「牛」的，自己幹的事情，也恰如牛馬一般。從前作教員的時候，經常清晨跑步約兩華里，然後緩緩歸來，吃稀飯饅頭，可以比別人多進三分之一。下午一覺睡起，又是打網球的好時間，不到渾身大汗是不止的，自到江南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荏苒三年。雖然不是作着什麼劇職繁缺，而酬酢究亦難免，於山野之人，蓋頗不適於華燈看舞醉裏聽歌，所以每以接到請客帖或具東宴客爲苦。廿九年夏連在秦淮河畔某肆川飯三次，遂大病，獨臥公寓，真的有黃景仁調麝量水之感了！若此次之病，雖只感冒，倒頗覺不輕，昏夢中種種惡象，俱至眼前。在中學時的病苦，不過其一。病了兩天之後，漸漸好了，想照舊辦公，不意感風復發，意緒大壞，因爲很疑心是發瘧疾，四月六日知堂翁到南京，本想去接的，以此不果，到後來還是沈啓无先生先來寒齋，以病店相詢，這時已發了汗，證明不是瘧疾，心頭稍稍痛快。我對瘧疾有切膚的經驗，十五年因張大元帥與基督大將在南口劇戰，學校輟學，我就在家裏發瘧疾，自暮春至初秋，反復十數次，冷了時只有飲開水，熱時不知說

些甚麼。秋日入學與舅父同行，二百里長途要騎在驢背上，沒有汽車更無火車，至九十里後瘧疾大作，伏在驢上，進退唯谷，那是我平生未曾遇到過的一次苦惱。及至讀書稍多，見金石錄後序上趙德父在江南病店，寶物落失，性命不保，看到自池陽船上臨發入行在一段，想想自己的二十年光陰，亦有不能已於廢書三嘆之勢。現在總算不是病店，不免暗暗歡喜一番。但南京的瘧疾確是易於傳染的，趙明誠一向住在山東河南，故一到「下江」，不免於難，亂世的人，不知怎樣便會送掉性命，惜在事實上可稽考的很少，頗引爲憾。因又想起親友凋零於流離道路中的也不少了，這也可稱爲戰亂之賜與，殺人者不僅是子彈，若干可繫念的死者，當臨終一瞬，遠較吃槍彈爲可憐！「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」，我們還能側在病榻上吃吃家人之稀粥，不亦大可以慰乎？

詩人大抵當病時有詩，自然，不是在最危篤的時候，——不過絕命之詞，實亦多臨終口占者，如放翁臨死示兒詩即一例。中國人無論受儒家思想影響或受佛老浸染都是一樣，便是能將死生看得開，不至於過分固執與留戀。所以絕筆詩詞，倒是見道之作多，感慨辛酸之作少；沈啓无君曾同我說，中國文學與西洋文

學最大的區別就在象徵與寫實，中國文章無不象徵者，不獨李商隱李長吉的篇章很晦澀，凡詩人大約均只說出五七分，而愈有痛感，愈作得和平，若不深明底裏，或毫無所動於中也未可知，此乃東方文化精髓，而在病中表現得最清楚者也。理智當靜處時頂易活動，佛家坐禪，或取意於斯。我們健康時候，老是動的，一刻不肯休止，如一塘污水，上有風波，下有魚蟲，中含沙礫，看不見一點清澈透明的本體。既病臥在床，外事不得不暫時從腦筋裏擠出去，於暫時之安息裏，收視返照，猶之池水暫靜，沙礫下沉，風波不起，可以洞見表裏，細數游魚，故在病榻乃大有悟道的機緣，而一有述作，乃絕妙焉。且人與人之間，倘非病時，如霍布士 Hobbes 先生所說，簡直像與狼相處，一方是伺隙，一方是嚴防。唯一遇病時，多少須拿出一點同情，因此我說，病榻也許是社會上最安全的所在！「人與醫學」這本名著裏，有一章是專門討論「何以病人值得同情」的，手頭無原書，不能摘抄，大致記得是說病人在未病時是社會工作中的個體，既因爲公共的事，得不到休息，現在病了，可說是爲大家犧牲的時候，理應寄以安慰。故病人的要求，無論如何，是不應當拒絕的，病院中必須以溫柔的女孩子充護

士，不能不說是一樁「德政」。世尊割肉餵饑虎，敵人在病楚時大抵也化除彼我之障，而不忍聽其呻吟飲泣。世界紅十字會即基於此而創設。殺人是鬥爭，英雄的表演應當一刀一劍，所以放瓦斯以及細菌戰實爲不名譽，因爲他是先將人置之於病的地位，使之喪失戰鬥力而殺了的，猶之我們壯漢打擊臥床不起的病夫，殆必爲人所嗤。於此我想起中國號稱爲東亞病夫之又一意義，照我們的戰爭說，尙不能充分利用機器，衝鋒陷陣無非仰賴大刀紅槍，人家的殺人機器一開，我們就病了，這所謂病夫，反而有許多光榮的成分了。數年前我於古城中聽砲聲震耳，忽一晚警察傳令家家預備黃泥大蒜矢溺，謂此可防禦瓦斯，如有異味即以溺合蒜及黃泥塗鼻口云云，卽大學教授亦無不如法泡製，以待萬一，幸而不用，假定真的大家嘴邊銜起上述的口罩，誠亦大奇事也。病夫只是病夫，終以任其自然爲妙，雖然我也不會持刀殺人。

梁任公在病苦中能集宋詞爲聯語，往往精妙。苦痛中的小玩意兒序云：「……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，到中秋日，奄然化去，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苦痛，自初發時，醫生便已宣告不治，半年以來，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，目所接的，只有兒女的涕淚，：

風雪蔽天，生人道盡，塊然獨坐，幾不知人間何世！」任公是自詡爲有趣味并樂觀的人，遇此也不能自遣。我以爲自家苦痛，還能自知，唯有目覩他人輾轉床第，殊不可耐，尤其是與自己最有關係的親戚朋友。故我最不願探望人病，一則目覩之餘，不免忧心，一則別人的心緒不佳，反而要出面招待，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從前我身體好時，我的太太時常鬧病，而太太一病倒，則自我的拖鞋至孩子的書包均有找不着所在之厄，其餘米鹽瑣屑自不必提，所以一遇此境，我是一則以懼，一則以怒。懼者，萬事都無頭腦，怒者，哼哼唧唧，聽了很不舒服。痛苦不在己身，始則同情，繼則厭煩，終至恨惱。現在自己病臥在床，看了家人焦慮之意，不免頗悔昔時。太太遂也向我發牢騷說，「我病了你只是生氣，現在你病了我們要生氣行不行，」弄得我也無言可答。但我的厭恨，乃是出自願意別人快痊癒的迫切期待心理，絕非願仇人病死，或釋迦見生老病死起而厭世意的說法，這總算可以表白的。對於疾病之不耐，在每一男子的普通習慣，不只是別人，如初唐四傑中的一位，固亦曾爲癱瘓而自殺，是足證對自己之長期不獲健康，也可以照樣的不滿意也。

四月十五日衡門室病起作